

# 獨一的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這個名字，每年在諾貝爾文學獎開獎之前總是被熱炒，各大書店嚴陣以待，備好宣傳模式，力爭在第一時間把最吸引的書擺在前面；酒吧、夜總會、地下賭盤把他當搖錢樹。日本神戶一家意大利餐廳，其名字曾經出現在村上的作品裏，諾獎揭曉之前，粉絲們和老闆聚在一起，等待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可結果令他們傻眼，有人失聲痛哭。諾獎依然與村上無緣，這讓粉絲們傷透了心。

今年頒給了美國女詩人路易絲·格呂克（Louise Glück），表彰她能「把一個貌似微不足道的瞬間，轉化為一個繁茂的神秘花園」，能用「樸素的美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等。能把獎項給她，當然有其道理。

村上本人對此低調，但是粉絲們激情高漲。早在二〇〇三年就有人問他，怎樣看待諾貝爾文學獎，村上推心置腹地說：「就興趣而言我是沒有的。寫東西我固然喜歡，但不喜歡大庭廣眾之下的正規儀式和活動。我現在的生活無非乘電車去哪裏買東西，吃飯，吃完回來。不怎麼照相，走路別人也認不出來。而一獲什麼獎，事情就非常麻煩。」他不在意獲獎，卻無奈媒體炒作，二〇一五年諾獎公布後，他的一次回應是「其實挺困擾的，並非官方提名，只是被民間賭博機構拿來定賠率罷了。」他本人沒興趣陪跑，不代表粉絲們沒興趣，年年陪跑，一陪就是



柳絮紛飛  
小冰

十來年。保持沉默是他唯一的選擇，他明白，一旦發聲，無論怎樣都將引發熱議，平靜的生活將被打擾。而無論怎樣沉默，村上春樹都成為諾貝爾文學獎一年一度最容易被消費的人。不用質疑，這樣一位具有話題的作家，媒體是怎樣想方設法套他的話，他家的電話鈴聲注定不安寧，只要他拿起話筒，哪怕簡單幾個字，也會瞬間揚之四海。

都說瑞典文學院對村上春樹的評價很高，那又為什麼呢？我常想，當評委們讀他的作品時，難道就不覺得有一種特別的快感？難道小說中那些引人入勝的、力求自然的細節，就沒有讓評審聯想到作者超凡的表達技巧？難道就沒有體會到故事推進得沒有絲毫閱讀摩擦，猶如坐過山車下坡的、風馳電掣般的速度？

又有，二〇一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當年未頒，瑞典文化界特別創立「新文學獎」，村上春樹入圍。可是村上去信表示，感謝主辦方提名，但是他想遠離媒體，專注寫作，希望將他從名單中撤下來。最後他退出了獎項。

原因到底何在？粉絲等等了，激情也燃燒了，呼之不出，吊盡了胃口。不等了，既然閱讀使人平靜，又何須求獎。村上就是村上，何必把他與獲獎搞在一起？諾獎每年都產生得主，但是村上春樹只有一個。



人生在線  
魯力

疫情期間，由於商務及私人原因，我再次回到內地。從香港到內地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從香港直飛目的地隔離，二是從香港到深圳隔離十四天，然後轉內地其他地方；三是從香港到珠海隔離，然後再轉其他城市。我選擇了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最便捷、便宜。加之珠海又是旅遊城市，酒店平、飲食多樣，去各地的機票又平過香港、深圳許多。於是，十月初，我又堅定地重走港珠澳大橋，來到了珠海，開始了我的「第三次隔離」。

我從東涌叫了的士，不到十分鐘就到港珠澳大橋關口。現在港珠直通巴每兩小時一班，三十五分鐘就到了珠海。花了兩個半小時過關、檢疫，然後坐上專門巴士送到酒店。這次我被安排住香洲區的酒店。一進房間我嚇了一跳：房間裏還有兩個閣樓間，底層有一百平方米，一個大床開間，一個八十平方米大廳。房內提供相當於四星級的沙發床、被褥、衛浴等設施，還有一個開放式小廚房，電熱灶、洗衣機、抽油煙機等一應俱全。完全是一個豪華行政套房的样子，只供我一人獨享，每天只收費二百八十元人民幣。



君子玉言  
小杏

上周幾件事：十月二十三日，國家舉行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七十周年大會；同日幾乎同時（北京時間），美國總統大選兩名候選人——七十四歲的共和黨人特朗普與七十七歲的民主黨人拜登進行選前最後一場辯論；二十一日，香港國泰航空宣布本港史上最大規模裁員行動，減員八千五百個（佔總員工約四分之一），同時宣布停運國泰港龍，這間香港首家以本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在運營三十五年後壽終正寢。二十日，特區政府公布七月至九月的失業率百分之六點四，為近十六年新高，失業人口約二十六萬。

周日逢重陽節。按香港習慣，節日逢周日，假期順延一天。三天假期，三分之一處理公務，三分之二與好友相守。

這個登高望遠，敬拜耆老的時節，不知有多少人因為疫情阻隔，無法躬敬父母，無法與兄弟遍插茱萸沐風賞秋。我只能通過微信，問候遠在異國他鄉的母親。隔着重重凡塵，向天堂中的父輩致意。若父親在世，也已耄耋之年。他們那一代那一批人，曾有着激情燃燒的歲月，留下了那麼多令人感懷不已的故事。我常想，無論我們多麼努力，在他們面前都顯得太過尋常。

從小我們都是在崇尚英雄的氛圍中長大，基因裏可能比別人多了一種叫作「英雄」的多巴胺。那些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英雄的名字，不論多少次重溫，總是會淚流滿面：用血肉之軀堵機槍、流盡全身血液的黃繼光，在只剩一個人的情況下、引爆炸藥與敵同歸於盡的楊根思，為完成在前沿陣地潛伏任務烈火焚身巍然不動的邱少雲，雙腿被炸斷仍堅守陣地的孫占元……七十年前十九萬七千多烈士的不屈意志，讓我們明白什麼叫作感天動地，什麼叫作熱血沸騰，什麼叫作血性擔當，什麼叫作民族精神。

七十年來英雄從未離開過他的部隊，

# 珠海隔離散記

雖然是隔離，但若能住上一間較為寬敞明亮的房間，當然會讓你感到不那麼壓抑，心情愉悅。空間大了，經常在房間裏散步，一天走四、五次，每日竟然也可走上五千步。隔離生活總是讓人煩惱的，但在珠海的隔離生活，能以這樣價格享受到如此寬闊的空間，變成一次「豪華遊」。人間萬事，諸多煩惱自己找，要多想些眼前的快樂。

同車抵達的另一個港人曾對我說，他每次到內地隔離，都會選擇到珠海。首先，珠海同樣質素的酒店價格平過深圳三分之一，也平過內地其他城市。其次，住珠海酒店隔離，餐食可以自選。而且，珠海是個旅遊城市，各種食品豐富，烹調水準亦不錯，而且價格頗為合理。食物選擇多，性價比高，吃得滿意，我也深有同感。況且，從香港飛到福州，現在大約一千一百人民幣，從珠海飛則便宜一半。從珠海出行，交通最為便宜。

在珠海隔離，每日三餐自行解決。我學會使用「美團」叫外賣，在隔離中的生活所需，應有盡有。我第一天的午飯叫了一份鰻魚飯定食，有一條烤鰻魚、一份日式炸蛋、一碟滷肉、一碟青菜。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吃得又香又可口。在隔離的日子裏，每天清晨起來，我都會深吸一口新鮮空氣，想想一

件開心的事，開啟一天的好心情。

今年是多事之年，新冠病毒肆虐，使得被隔離變為出外旅行的常態；特朗普為首的政治勢力，更是將天災玩成更大的人禍。但是，人生如同一葉扁舟，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掌舵者。生活應該更重過程，而不是結果，只要自己開心，其他的都無所謂。人面對逆境時應當像柳宗元在《江雪》所言：「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生當以平常心去面對，無論是晴天還是風雨，都當努力做好眼前事情。春夏秋冬乃是人生常態，笑看風起雲湧，榮辱不驚才能走好生活的路。

珠海是一個安寧的城市，她不如廣州那般喧嘩，不似深圳那種匆忙，總是靜靜地佇立在海邊。當我離開酒店去機場時，車子經過金沙灣海邊。雖然南方的初秋還有些熱，但有海風拂面，倒也多了幾分涼爽與舒暢。沿着情侶路海邊南行，近處的椰樹、沙灘和悠閑行人，遠處的茫茫大海、蔥蘢山巒，彎彎的海岸線與蜿蜒的情侶路一起向蔚藍色海水延伸。在隔離的十四天，我盡享了珠海美食，更感受到珠海的好客與宜居。正如當地一位詩人所讚，珠海是「南國風情多夠純，醉心舞榭搖紅影」。再見了，美麗的珠海。下次不再隔離了，我還會再來。

# 重陽周記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七十周年主題展覽」現正於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行 中新社

也從未離開過每一個普通百姓的記憶。烈士的英名化作「黃繼光連」「邱少雲連」……所在部隊幾十年來一直保留着他們的床鋪，每天晚上，戰士們集合點名，第一個都是英雄的名字，全連數十名士兵共同回答「到」，「黃繼光」——到！「邱少雲」——「到」，響亮的聲音響徹夜空。就寢的時候，班裏的戰友為英雄打開床鋪；第二天早上，戰友再把床鋪整理好。這些小小的舉動，成了戰士們的一種榮耀，也成了每一個崇尚英雄的普通人的精神寄託，每次呼喚英雄的名字，每個人都會在內心裏大聲回答「到」。

鮮為人知的是，香港與抗美援朝也有不解之緣。

新中國成立前後，香港培僑中學有六十多名學生回到內地。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他們當中的二十多人報名參軍，有的去了朝鮮戰場，比如參加空軍的培僑第四屆學生羅耀輝，有的在彭德懷將軍身邊工作多年。參軍後的香港學生被當作人才重點培養。甘星華回憶，一九五一年她剛入部隊，就安排為副排長；馬振鐸入伍時只有十七歲，他回憶：當年學生報名參軍的很多，不過一百人裏大約只有十個才能入伍。他說，為保家衛國而回國參加部隊不後悔。

更多香港同胞突破港英封鎖，向內地

運送戰地急需物資。霍英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船隊為新中國運輸禁運物資長達三年之久，他曾憶述：「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的三年間，我們幾乎晚晚開工。白天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一天都沒有耽誤過。」「當時，我們運的物資有黑鐵皮、橡膠、輪胎、西藥、棉花、紗布……」他自己因此遭到港英當局種種打壓，付出巨大代價。周恩來曾經高度評價，港澳工商界愛國人士在抗美援朝期間衝破封鎖，支援我們，「是患難之交」。二〇〇〇年國家紀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大會時，霍英東先生作為唯一一位獲邀的香港同胞安排在主席台就座，身邊都是掛滿勳章的抗美援朝老戰士。霍先生說：「當年我或許還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對了。對這一切，我無怨無悔。」

有人說，所謂英雄，就是挺身而出、血性擔當的平凡人。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只有崇尚英雄的地方，才會有英雄輩出。

過去的香港，不乏對國家滿懷深情、慷慨俠義之士；現在的香港，高樓大廈林立，卻少有紀念碑。很多人，或許只願平安終老一生，這無可厚非。但再平凡的人，也該對英雄懷有敬重之心。因為，若無英雄，也就沒有平凡人的歲月靜好。

# 情尋貓貓節

為慶祝「貓隻領域護理計劃」二十周年，吸引更多市民關注社區動物福利的發展，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在灣仔利東街舉行戶外貓咪主題活動「情尋貓貓節」，一隻五米高的吹氣貓公仔十分吸睛。同場還有多隻積木貓貓藏身不同角落，與大家玩「尋找街貓」遊戲。

中新社



市井萬象



人在祭祀之中與鼎究竟是什麼關係？鼎之道具是人？還是人之聖靈是鼎？

初次看見大禾人面紋方鼎讓人猛然心跳，是嚇得心顫。這尊商周時期的四足方鼎四面竟然是栩栩如生的一張人臉，三千多年前的一張人臉。

此方鼎何以名之為「大禾」？因在其鼎腹內壁近口沿處鑄有金文「大禾」，以此得名，此鼎權歸大禾。大禾何許人也？卻無從查起。大禾方鼎四面皆人臉，似乎唯一。細觀東西南北四張臉，似乎差距不大，大眼，兩眼炯炯，目中有神，側視有光；寬眉高樞，深眼窩，高顴骨；鼻翼寬厚肥大，鼻骨直；突出的是嘴大，緊閉，兩唇聚合，唇角已到下頷；圓臉、胖臉、肉臉。似乎怒而未發，憤而有怒，不陰不陽，不卑不亢，讓人莫敢直視，莫敢久視。難道那是一張被祭祀的活人臉？難道那就是巫師自己的臉？難道那是期盼待來的神之真面目？想起大禾人面紋方鼎之後，一千七百多年，南朝人才有了四面佛，四面菩薩，焉敢小視商人之智慧？之

文化？

一九五九年秋季一天，湖南省寧鄉縣黃村鎮黃村一位黃姓農民，命中有那一鏟，一鏟是刨出個青銅大器，先是嚇得幾乎癱坐在田裏，因為他看見一張憤怒異常的人臉。黃某當時的確暈目眩良久，後確認他患有高血壓。但發財之心，壓倒一切，挖出來方見是一個又大又重的銅器，怎麼把它變成錢是黃某的當務之急，山路崎嶇，背不得，拿不動，又怕讓人看見，黃某急中生智，掄起鋤頭把這件青銅器砸成幾塊。這就是大禾人面紋方鼎。先遭粉身碎骨。

黃某激動。飛來之財。又捺住性子等了幾天，於是用一破袋一裝，直接背到鎮廢品收購站論斤賣了。他不斷向村民們講述這樁飛來之財。但也常常被噩夢驚醒，那一張張青銅的人臉，變得更猙獰，更兇惡。

青銅人面鑄器之事不脛而走。一位湖南省博物館的老專家得知此「怪事」，憑着自己多年研究文物的經驗，立即趕往寧鄉縣黃村鎮，找到黃某後，詳細了解了那件青銅器

的情況，老專家立即判斷，此青銅器很可能是件國寶。黃某大吃一驚，深知責任重大，立即帶老專家趕赴鎮上廢品收購站。當趕到廢品收購站時，收購站倉庫內空空如也，人家剛清完庫。廢品收購站把收到的廢金屬全部送到湖南省物資局毛家橋中心倉庫，準備送到冶煉廠回爐冶煉。真乃千鈞一髮。

搶救國寶刻不容緩。專家又帶着黃某急如星火趕往長沙，一種巨大的負罪感讓黃某難以解脫，恨不能一步踏進那個毛家橋中心的倉庫。

國寶有福，遲一步悔之晚矣！當他們趕到時，正巧幾輛滿載廢金屬的大卡車駛出倉庫，要運往冶煉廠。老專家一看不妙，立即站在馬路中央，誓死攔車。黃某索性躺下，幸好攔住了卡車。回倉、卸貨，滿滿一院破銅爛鐵，需要一一篩選，真如大海撈針。天已然漸黑，連老專家都已感到失望，難道國寶就此消失了嗎？只有黃某不甘心，他事後說他總感到那一張張「緣臉」在望着他，他豈敢怠慢鬆懈？就在所有人都近乎絕望時，

黃某終於從一大堆爛鐵器中翻出了那張他看過的臉。

大禾人面紋方鼎死裏逃生。

那位讓人尊敬的老專家又把破碎的國寶背回博物館，經過專家們的修繕，大禾人面紋方鼎終於又獲新生。非常遺憾，那位湖南省博物館的專家未留下姓名，但實在讓人尊敬。

（「觀鼎」之六）



▲大禾人面紋方鼎現藏於湖南省博物館 資料圖片

# 大禾人面紋方鼎



閑話煙雨  
白頭翁